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愛日精廬藏書誌36卷續志4卷』 請求記号 029-Ty928a

ガラス使用

張月霄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

卷一至卷四

易類一
詩類三
書類二
禮類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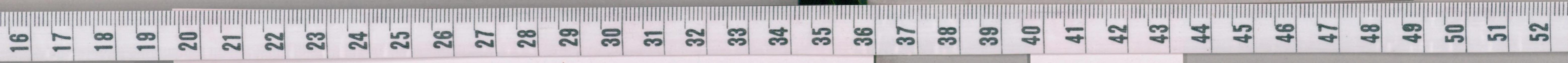
029.
Ty928a



愛日精廬藏書志



118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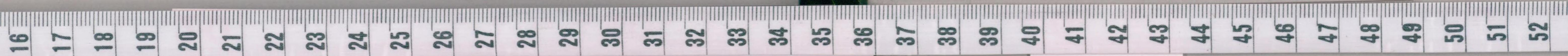




265511



書之難聚而易散自古云然矣以予目驗前者先從兄抱冲小
 讀書堆我友袁壽皆五硯樓秘笈不少方欲一傳而片紙不能
 守滋蘭堂主人朱文游晚失厥嗣手斥萬籤較取鬻家一出
 入詭得詭失遂覺同歸於盡後者有常熟陳子準張月霄二君
 於書好同聚同能讀同十年以來名在人口予頻歲出游不及
 與之賞奇析疑而僂指識面所以深期之者未有艾日月幾何
 聞子準天無子半生心血所收徒供族人一賣月霄家落責負
 者傾囊倒篋捆載以去於是屬望之素方且爲之嗒然矣忽一
 日月霄跡予於里中出巨冊盈尺置几上謂曰此所刻書目續
 目也刻纔成而書散書散可惜刻成可喜願爲我序之予曰唯
 唯今夫書之有目其塗每殊凡流傳共見者固無待論若夫月
 霄之目乃非猶夫人之目也觀其某書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



鈔刻之異同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歟備載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復畧就自敘校讎考證訓詁簿錄彙萃之所得各發解題其標讀書之脈絡也歟世之欲藏書讀書者苟循是而求焉不事半功倍歟然則此一目也豈非插架所不可無而予樂爲之序者哉予又念抱沖之存嘗爲讀書志表回矜慎汔未具藁予擬擷所見諸藏書家菁華匯著一錄而亦牽率以老有願莫酬以視月霄之汗青告成才何其敏力何其勤殆弗可及也已設使書於月霄不限之以散而進之以聚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必再續不一續不盡泄天地間之秘不止而豈唯是四十卷哉此予所以爲月霄序而含豪掩卷重爲之三歎也夫道光七年歲在丁亥秋九月元和顧千里撰於邗江寓次

人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者無他學不學之所致也然欲致力於學者必先讀書欲讀書者必先藏書藏書者誦讀之資而學問之本也漢唐以來書皆傳寫後唐始有鏤板自是厥後書日益多至于今輦數千金至市可立致萬卷則當今日而言藏書亦何足貴然而藏書不易言矣著錄貴乎秘秘籍不盡可珍槧本貴乎宋宋槧不盡可寶要在乎審擇之而已夫所謂審擇之者何也宋元舊槧有關經史實學而世鮮傳本者上也書雖習見或宋元刊本或舊寫本或前賢手抄本可與今本考證異同者次也書不經見而出于近時傳寫者又其次也而要以有裨學術治道者爲之斷此金吾別擇之旨不無少異於諸家者也庚辰夏編藏書志四卷以活字印行六七年來增益頗多乃重加編次附入原書序跋釐爲三十六卷仍其名曰愛日精廬藏書

志竊嘗論之藏書而不知讀書猶弗藏也讀書而不知研精覃思隨性分所近成專門絕業猶弗讀也金吾少學爲詩稍長讀書照曠閣與校太平御覽諸書爲校讐之學者有年其後汎濫六籍爲考證之學者有年又其後究心經術尊漢學申古義爲聲音訓詁之學者又有年繼而講求古籍考核源流則雜以簿錄之學纂集經說采輯金文則雜以彙萃之學迄今年垂四十年問無聞蓋藏而不讀讀而不專之過也然尊聞行知含英咀實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視世之玩物喪志者似有間矣宋黃庭堅有言曰士大夫家子弟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名世矣丁顛有言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是則金吾藏書之意也夫

道光丙戌春二月昭文張金吾識

舊序

目錄之名自康成始其有序釋則七畧別錄所由昉也然目錄之存于今者自晁陳兩家外惟讀書敏求記畧述源流故儲藏家每艷稱之然卮言小說術數方伎居其大半下至食經卧法鶻譜鴿論以及象戲之局少林之棍種樹之書與夫雷神紀事之荒誕孟姜女集之無稽兼收博采並登簿錄雖小道可觀恐難語乎擇焉而精矣若傳注之羽翼經訓史籍之紀載朝章及有關學術政治之大者則寥寥數種半屬習見心竊惑之金吾年二十始有志儲藏更十年合舊藏新得以卷計者不下八萬今夏畧加詮次爲目錄一十卷繼又擇傳本較稀及宋元明初刊本暨傳寫文瀾閣本另爲一編凡萬二千卷非有禪學問藉資考鏡者不與焉若有明及時賢著述時代旣近搜羅較易

故亦從畧其前此逸存名山爲世所不經見者則間附數言以識流別名之曰愛日精廬藏書志方今

文治休明典籍賅備海內操觚之士亦旣家握隨珠人懷和璧是區區者又奚足道抱殘守闕掛一漏萬大懼無以塞侈然自足之譏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如鼠銜薑如蟲負版心有餘而力不足也至採錄之旨別擇之意視敏求記義例不無少殊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若夫矜宋刻之精標鈔帙之富則吾豈敢

嘉慶庚辰仲夏昭文張金吾識

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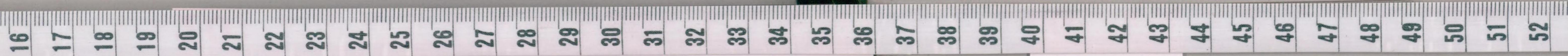
一是編所載止取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其習見之書概不登載若明以後諸書時代旣近搜羅較易擇其尤秘者間錄數種餘俱從畧

一是編義取闡明經訓考證古今故經史兩門所錄較備若別集一類古人精神所寄要皆卓然可傳故亦兼收並采不名一格至若藝術譜錄九流小說以及二氏之書擇其稍古而近理者畧存數種以備一家蓋編錄遺書當以窮經研史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

一我

朝文治休明典籍大備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考核源流折衷至當草茅愚賤何敢復贊一詞



其或書出較後未經採入 四庫者仿晁陳兩家例畧附解題以識流別至若醫家一類金吾素未究心不敢妄爲之說

一自來書目無載序跋者有之自馬氏經籍考始是編畧仿其體諸書序跋凡世有刊本暨作者有專集行世其序其跋載于集中者以及經部之見于經義考小學考唐文之見于全唐文者不更錄入外餘則備載全文俾一書原委燦然可考

一 所載序跋斷自元止惟真西山集載十世祖端巖公及莆陽黃鞏兩序水利芻言載十一世從祖果齋公一序以先世手澤變例錄之至先輩時賢手迹題識按讐歲月藏弄姓名皆古書源流所係悉爲登錄不在此例

一 先輩時賢手跋以某氏手跋曰五字冠之

一 所載序跋鈔帙居多轉輾傳寫類多舛誤是編所錄凡無別本可據者雖顯然謬誤一仍其舊不敢以一知半解妄下雌黃也

一 標題一依原書舊式所增時代及撰著等字以陰文別之

一 一書而兩本俱勝者仿遂初堂書目例並存之



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目錄

卷一

經部

易類

卷二

書類

卷三

詩類

卷四

禮類

卷五

春秋類



265511

藏書志

愛日精廬



卷六

孝經類

五經總義類

四書類

樂類

卷七

小學類

卷八

史部

正史類

卷九

編年類

卷十

紀事本末類

卷十一

別史類

雜史類

卷十二

詔令奏議類

卷十三

傳記類

卷十四

載紀類

卷十五

藏書志目錄

愛日精廬



地理類

卷十六

地理類

卷十七

地理類

卷十八

職官類

卷十九

政書類

卷二十

目錄類

史評類

卷二十一

子部

儒家類

兵家類

法家類

卷二十二

醫家類

卷二十三

天文算法類

術數類

卷二十四

藝術類



譜錄類

雜家類

卷二十五

雜家類

卷二十六

類書類

卷二十七

小說類

卷二十八

釋家類

道家類

卷二十九

集部

楚詞類

別集類

卷三十

別集類

卷三十一

別集類

卷三十二

別集類

卷三十三

別集類

卷三十四



別集類

卷三十五

總集類

卷三十六

詩文評類

樂府類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

曹藏富樫孫樵松家

昭文 張金吾

經部

易類

周易九卷略例一卷

毛氏影寫宋相臺岳氏本

魏王弼注繫辭以下晉韓康伯注略例魏王弼撰唐四門

助教邢璣注 每卷末俱有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篆

文本記

邢璣略例序

易傳十卷附略例一卷

影寫宋刊本 汲古閣藏書

唐李氏鼎祚集解 是書新唐書志作十七卷崇文總目

紹興續編四庫闕書目中興書目見玉郡齋讀書志直齋

藏書志卷一

愛日精廬

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則是書自宋以來止有十卷無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爲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爲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而宋以來之卷次遂致不可復識此本易傳十卷略例一卷猶是宋時舊第中遇宋諱若貞若殷若恒俱缺末筆蓋影寫宋嘉定重刊本也首頁有毛褒圖記

自序

李鼎祚以易學顯名于唐方其進平胡論預察胡人叛亡日時無毫釐差象數精深蓋如此而所注周易全經世罕傳焉鼎祚資人也爲其州因斥學糧之餘鏤板藏之學官俾後之士因以知前賢通經學古其用力蓋非苟而已學

錄鄉貢進士謝誨學正新鄴縣尉侯天麟校讎教授眉山史以董其事乾道二年四月甲午郡守唐安鮮子侃書乾道元二先君子假守資中公退惟讀書不暫輟蓋亦晚而好易謂李鼎祚資人也取其集解命刊之學官病其舛脫則假善本於東漕吳巖先生然亦猶是也姑傳疑焉惟不敢億以是正之茲四十有七年矣板復荒老且字小不便於覽者不肖嗣申之誤茲將□□□□指敬大字刻之漕司尚廣其傳庶幾此學不遂泯云嘉定壬申三月甲子申之謹書

計用章後序

慶歷甲申

易學辨惑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邵伯溫撰

藏書志卷一

愛日精廬

吳園先生周易解九卷 舊抄本

宋張根撰

末附序論五篇雜說二篇泰論一篇序論一

二殘闕過半序論第一曰可謂之神可謂之神上缺自其

生生不窮言之可謂之易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太素家刻墨海金壺本作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又曰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循之

不可得故曰易易無形體變而為一是謂太初自無入者

下序論第二曰所以成也所以成也止故曰體也以

陰陽為體聖人取夫陰陽變化之理而寓之卦易無形體

下十六字所以成也下十五字家刻本俱缺

張根孫垓跋

讀易詳說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光撰

周易窺餘十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鄭剛中撰

自序

六經載道而易其原最深遠也矣始惟有畫以盡三才萬

物之理後乃有辭以盡其畫之所象最後吾夫子為之十

翼易其無餘蘊矣後世諸儒各以臆見為之訓詁無慮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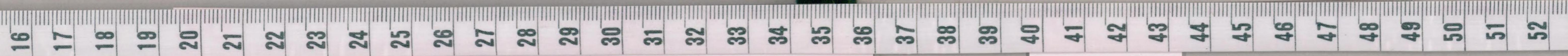
百家然弗合并互有得失非博雅君子學通繫象之表識

達變通之微未易探討而折衷也故資正殿學士東陽鄭

公少以文行為鄉先生于書無所不通而尤邃于易其論

議慷慨操履端亮入登禁橐出撫邊陲壯猷遠略皆自其

學發之晚歲謫居封州乃為易解名之曰窺餘則兼而取



之歲在戊午禮部試進士公參掌文衡予偶得中因登門
拜公一見知其爲天下偉人特未見其書及乙未春予再
守長樂公之子良嗣持憲節于此邦因得是書觀之研味
累日不能廢手雖參取諸家之長而斷自己意文與義貫
理與象互讀之使人渙然冰釋其于易道誠非小補予淺
陋荒唐安足以知之公諱剛中字亨仲嘗爲禮部侍郎以
樞密都承旨宣撫四川其遺愛在蜀其事業炳炳在人耳
目其出處載之國史今其子又有學問能世其家收拾遺
稿爲十五卷將鈔版傳諸學請序以冠其首予逡巡退避
其請益勤因爲之言淳熙乙未年十一月一日莆陽陳俊
卿序

易更三聖世歷三古秦火以下筮不焚漢興隨立學官在

六經最古最爲完書此天也非天也非知道者于辭象變
占俱通未易與言而唐孔穎達正義顯主王弼解弼用費
氏本劉向校中祕書謂費本與古文同而班史不敘以從
受田何之學出于孔子授商瞿瞿之傳具有次第今世有
子夏易亦謂孔子所授乃用鄭元取象象經文王取言附
乾坤二卦後本蓋僞書也若費氏長于卜筮惟以象象繫
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弼用費本于卜筮略不及而習尚清
談出入老莊第知言者尚其辭一端耳穎達因象數難通
迺一切屏棄商瞿而下諸家雖鄭元注具弗敢自是說易
者不過假借以馳驅其文章粉藻其意見于易何預者五
星聚奎斯文興起濂溪周子康節邵子皆得三聖之祕周
尚理邵兼數然不可異觀也伊川程氏師周友邵晚爲易

傳用辭明理漢上朱氏徧考自漢以來羣儒訓釋旁引曲暢而以周程邵之說會通之學者得以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矣北山先生資正鄭公紹興中宣撫全蜀取忌秦檜斥居封州閉門讀易筆爲窺餘後百餘年元孫足老攜手澤三大編相示桂伏讀竟始悟其合伊川漢上二解而一之者其時程學尚多異議朱所進書未行于世而公知兼取所長其識見豈顓門曲學可及耶昔陸宣公貶忠州錄集驗方朱紫陽議其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唐子西謫惠州名其居室曰易庵其記援陶隱居云注易誤猶不致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子西謂注本草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公不錄醫方專志易學此暗合于子西之微旨而非止于宣公之全身遠

害也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昔公在宣和靖康時窮甚矣繼以進士上第躋顯仕可謂變且通矣而竟厄于檜旣通而窮故在封川將玩諸易以圖其不終窮而公終于窮豈窮者其果不能變則通乎嗚呼安得起公于九原而與論易道窮變通往來上下之故哉後學潘桂百拜謹識

易變體義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都絮撰

夫易如天地其中無所不有顧學者取之如何耳取諸象則爲象學取諸數則爲數學取諸辭則爲義理之學取諸占則爲卜筮之學雖各名一家要之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乃可爲善學者西漢趙賓說箕子之明夷曰箕子萬物方荦滋也持論巧慧易家皆以爲非古法用是不見

信近世侍講林瑀作會元紀用天子卽位之年傳會易卦以推吉凶賈魏公疏其不經罷之是皆專任私智不師古始使其說得行害道甚矣都君聖與之易其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者乎易曰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春秋左氏傳考之當時援引爻辭與夫推測卦變者皆不言六位必曰某卦之某卦夫推測卦變其如是固宜而援引爻辭亦如是者蓋言六位則體常曰某卦之某卦則盡變也聖與之所原本在此然爻辭之合于變體者先儒略焉聖與始演爲一書凡三百八十有四義古人之底蘊盡取而發明之嗚呼可謂善學也已矣書成獻之于天子又鐫板而傳之且屬余爲之序余善其原本于古人而無蹈襲之跡發明以新意而無穿鑿之見

也故序之紹興二十九年冬至日贛川曾幾序

張九成序

自序曰潛龍之辭非姤之正體也乾初九所變而屬于姤是乾之姤而已黃裳之辭非比之正體也坤六五所變而屬于坤是坤之比而已自乾坤而下莫不如此不然則乾九二所變何以謂之其同人九五所變何以謂之其大有而董因之筮晉文六四不變何以言得泰之八魯史之筮穆姜六二不變何以言得艮之八乎自乾之姤以至未濟之解宜皆若此而其義則不可一言盡若古筮史所言雖傳之簡冊而或雜以互體或推諸五行或原本陰陽之流或傳會占者之事或揆度一時之宜其說豈不或中而不皆合義文周孔之本意思以顛蒙之資被過庭之訓幼習

何讀長聞崖略而身襲儒服義學是主年踰知命嘗爲說
以記所聞而今老矣幸若天誘其衷復有變體之說凡數
萬言姑集成編以俟君子之深于易者而折其當否焉
又登對進書劄子曰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五日臣世業箕
裘誦習義易往年嘗進說義仰冒天威上賴聖慈寬其譴
責又常竊謂古人卽卦爻之變體而引用爻辭者見于左
邱明春秋之傳如晉史蔡墨卽乾之姤與其同人其大有
其夬引潛見飛亢之辭以至鄭游吉等引復之頤師之臨
豐之離而各指其爻辭之意若夫初上中爻九六所居則
未嘗一言及之臣乃妄意爻辭所繫必協變體之義于是
試以某卦之某卦之爻而推其所繫之辭見其辭旨與變
體協因演其義爻爲一篇凡三百八十有四蓋謂易宜有

是一家之學實蔡墨等啟之也雖臣三隅之說寸長尺短
而墨等一隅之舉似不可棄是用繕寫釐爲八冊因輪面
對不避斧鉞之誅齎詣東上閣門聽候聖旨投進伏望陛
下體易之廣大而與人爲善恕臣之狂簡而謂言志之何
傷略晚學之謬言而廣古人之至論斷自聖裁而去取之
豈勝幸甚取進止四月日左朝奉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臣
都絜劄子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林栗撰

自序

進表

貼黃

獎諭敕書

周易繫辭精義二卷

舊抄本

宋東萊呂祖謙編

厚齋易學五十卷附錄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馮椅撰

周易一經文王囚于羑里卽包犧氏所畫之卦立大衍之法推七八九六之數以生爻而繫之辭者也古有官占卽畫觀象以事揆理而遂知休咎至夏各爲一書曰連山歸藏意每卦爲之辭矣蓋間或略見於傳記也然包犧氏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以盡其變焉故連山歸藏之辭至六十又四而止文王則以所重之卦復衍其爻爲三百八十又四乃別爲辭以繫卦于以體其常創爲辭以繫爻

于以盡其變故定名曰易文王旣沒周之子孫乃著其代以別夏商而曰周易然猶與連山歸藏並列于卜筮之官而謂之三易者蓋因周之易云爾其實夏商以前不謂之易也自孔子定六經止贊周易門人又述其緒言以爲之傳而連山歸藏始廢易道始尊先漢以來儒家者流宗主孔氏遂以孔贊與周易並行以孔贊等篇爲傳而上下篇改爲上下經此其始變也後以孔贊參入經文自費直鄭康成倡之王輔嗣和之而世不復知有文王之易矣何也取信於孔子之贊而不復推究文王之本指一也孔子推明人事而象數之本言焉而不發至使後世屏棄之間知學此則又多穿鑿傳會以爲之說二也甚至繫卦之辭爲彖孔子題象以推明之而今繫以象曰而彖反爲孔子之

傳矣繫爻之辭爲象孔子題象以推明之而今繫以象曰而象亦爲孔子之傳矣孔門說卦三篇將以推明繫辭之指今題以繫辭上下而繫辭又爲孔子之傳矣易之稱周或以爲周匝包犧之卦例以爲易八卦之重以爲文王六爻之辭以爲周公凡一經之名義錯亂無一存者况文王之本指乎天開我宋聖道日明康節邵氏首定經傳之序呂氏微仲晁氏以道從而訂之近日吳斗南復是正之沙隨程可久晦庵朱文公先生皆以注解傳雖名義微有未盡當而文王之全經則天高日白矣椅自束髮受易於先人蓋伯祖父以此經鳴於三舍子數十年來博親師友搜攬衆說遂以文王之本文如王氏所傳乾卦之文爲正而爲之輯注訂其音切釋其文義辨其異同使讀者粲然識

其大指不惑於支離然後輯孔子贊傳左氏占辭及諸儒之說撮其不悖於大義者釐爲輯傳義有不備者傳以已意又於孔子之傳裒輯衆說別爲一書庶不相亂俾萬世復見文王之全經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信哉伯祖父蓋繡其名宋嘉定十年丁丑歲夏五月辛卯既望草塘馮椅序

孔子之贊易止于彖爻蓋其成書也孔安國曰昔先君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此書是已蓋述周文王之易而贊述其義聲韻相叶實贊體也孔子沒門人追述其平日講說問答之辭與所傳於古而記之有補於易者爲之傳則文言說卦是已何以知之以其書有子曰有古語有占法而知之也至于序卦雜卦其猶孔子之遺書與不然何雜卦

之聲韻與贊相似也史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門人記其言有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孔子之於羣經初不若是其綢繆也而獨於易焉見之何哉蓋昔者文王之作經也卽包犧所重之卦演而生爻以陰陽奇耦之數位畫襍居之象仰探造化旁稽物理近察人情自爲類例字字有據然不明言其故而使人觀象玩占以見諸行事至孔子時與連山歸藏並列于卜筮占者不勝異說而易道晦矣孔子憂之于是卽卦之象爻之象以知之所及者爲之贊又間以新意推廣文王所未言者此非沈酣紬繹不能以臻此也至于文言說序雜卦諸篇又其平日之與門人講說與夫記錄古語之舊者天下後世以信孔子而信周易故異說屏除而連山歸藏與八

索俱廢文王之經如離明當天而衆星蔑矣中更秦火而此書獨以卜筮獲存亦可知天意之未喪斯文也奈之何儒生坑戮解散間得諸所傳者私自名家大義紛錯文言止于乾坤故費直參入于經說卦三篇漢初出于河內女子今止存其一而又有繫辭上下二篇夫繫辭云者文王之經而非傳也意者後人以其間推明繫辭之指而名之與要卽所謂說卦上下篇也今所謂說卦者乃其下篇爾是說也近世吳斗南知之若夫所謂十翼云者以其羽翼周易蓋十篇也十篇之次猶多異說然其槩可知也彖象之贊各釐上下篇爲四說卦合今之繫辭上下篇爲三文言序卦雜卦各一是其目也今釐贊于經以合于傳復孔門全書之舊哀粹諸儒之說爲之輯注庶有補於世教云



爾斯亦孔子贊易之心也是日椅又敘

周易總義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易祓撰

陳章序

周易要義十卷 傳是樓抄本

宋魏了翁撰

方回周易集義跋曰鶴山先生謫靖州取

諸經注疏摘為要義 見桐江集此九經中之一也經義考曰按

葉氏聚竹堂書目有長孫無忌要義五冊凡十八卷無錫

秦對巖前輩今有其書大略與正義相同考正義即係無

忌判定非別一書也云云是書前有長孫無忌上六經正

義表葉氏秦氏所藏當即是書以前有無忌上表故誤冠

以長孫無忌耳十八卷者蓋并子卷數之 卷一分上中下三卷卷二至七

俱分上下兩卷經義考諸經俱載要義而易類止載集義者蓋既

疑要義即正義而又疑集義即要義也板心有傳是樓三

字

長孫無忌上六經正義表

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一卷 舊抄本

宋汴水趙汝棣述 卷一闕抄補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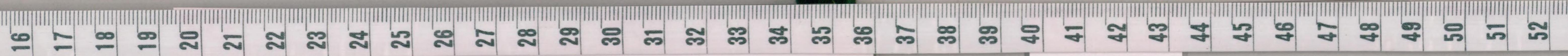
易雅自序

筮宗自序

周易詳解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杞撰

經學不可以史證經學必以史證此吾為書之病也亦吾



爲書之意也夫聖人之經所以示萬世有用之學夫豈徒爲是空言也哉故經辯其理史紀其事有是理必有是事二者常相關而不可闕一焉自後世以空言爲學岐經與史爲二尊經太過而六經之書往往反入於虛無曠蕩之域吁是亦不思而已矣夫經固非史也而史可以證經以史證經謂之駁焉可也然不質之于史則何以見聖人之經爲萬世有用之學也耶且易之爲書蓋聖人憂患之作于以同民吉凶而使之趨避焉者也易書旣作凡所以避凶趨吉酬酢泛應者在天下日用之際有不窮之妙是易之爲易乃聖人應世之書吉凶悔吝治亂安危得失禍福之理之所萃焉者也而奈何以空言學之乎文中子曰易聖人之動也于是乎用之以乘時矣夫時變之來无窮而

易之理亦與之无窮善用之則吉不善用之則悔吝古之聖人所以周流變化而前民之用者皆用易之妙也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伊周之達孔孟之窮在天下有如是之時在易有如是之理在聖人有如是之用蓋不獨十三卦制器尚象爲然而孰謂可以虛文而輕議之也哉故吾於易多證之史非以隘易也所以見易爲有用之學也因取文中子之言而以用易名編嗚呼學易非難而用易爲難吾其敢自謂能爾乎嘉泰癸亥六月望日謙齋居士李杞子才序

讀易舉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俞炎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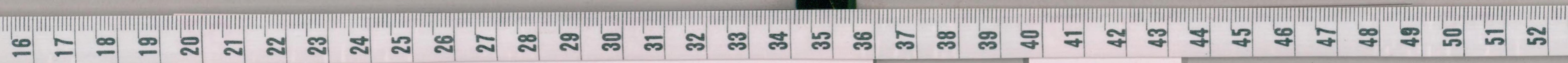
周易象義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丁易東撰

易者未定之辭也其雜物取象尚可知也故三百八十四爻者其例有深有淺間而出于人事焉以明物象者皆人事也而實則主象也象無數也竊意其元吉永貞无咎者其最下之占辭耳未成象也乃其象之云云猶有物也凡占道皆如此也充類有出于其辭之外者必可見之象也謂三百八十四爻爲三百八十四事而三百八十四事爲易止此足以盡天下後世之變者愚儒之論也後有知來者其爲物必非前世之所有則其占其辭亦未必今世之所有也故易者常易也惟易爲無窮易故無窮也自伊川談理而象之不可通者通康節衍數而物之不能言者言不可通者通經義也不能言者言聲韻也不言理不言數

而一出于占筮帖筮是已然使執本義者坐簾肆日閱人而不知變其占必窮何則未得其所以易也吾今日之易易昨日矣奈何株而守之易者神明之道也隨所感而生焉有若啟之者焉而象外有其象辭外有其辭矣庶幾哉漢上爲識其辭之所由生象之所自出易故至是始極矣雖然以互變飛伏求之不得于互必得于變不得于互變必得于飛伏類多方遷就以求其已成之辭使必通而不知當日之可取象者尚多也何以不爲彼而爲此又何以變而又變而各爲其道而或出于飛伏而復返乎其初何其舞法亡法而无定操以至此也豈作者意也此則漢上之功而漢上之過也武陵丁石潭君爲象義覈漢上而博諸家其潔靜也不雜得易之體其互變也不泥得易之通



疏而明漸而近其不可爲典要也未嘗不出于典常而可
以爲訓雖先儒復起其辯不與易矣而又未嘗有意于辯
也自吾見近世成書若此者少至衍索隱橫豎離合无不
可考則自得深矣易肇于氣成于數象與辭雖其子而胎
息遠矣君能得之于大衍之先又能衍之于大衍之後則
聲韻律呂將无不合而經世之所以知來者具是象與辭
如響矣君成書如屋年如加我尚且暮見之甲午春二十
二日廬陵劉辰翁序

易之爲道大而天地風雷細而鼈蠃蚌之屬无不寓八
卦之理亦猶莊子言道在瓦礫稊稗亦猶子思言鳶飛魚
躍上下察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
宜故謂之象然不特爲鼎爲蹟爲飛鳥爲虛舟之類而已

觸類而通之若以巽爲繩直遇坎爲矯輮又是一事坎爲
盜遇離爲甲冑干戈又是一事坎爲心病又爲耳痛遇兌
爲巫又是一事也易无盡用卽此可推莊子曰天地與我
並注萬物與我爲一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知此語則知易取象之物類同是一機本无間隔惟昧者
莫之知也噫是易也言理至于程伊川極矣言象數至于
朱漢上精矣倪兼三有云若二書爲一庶幾理與象數兼
得之誠篤論也石潭丁君漢臣觀象玩辭探蹟索隱用功
于易亦既有年謂伊川旣詳于論理則畧于論象自謂止
說得七分正以是也真足以窺見伊川言外之旨又謂朱
漢上之說原于李鼎祚然鼎祚或失于泥漢上微傷于巧
不若博採兼收而要其大歸此象義一書所由作也觀其

序曰錯之以三體綜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就
使諸老復生不易斯言矣試舉其大畧以明之如坤納乙
故稱帝乙兌納丁故稱武丁巽爲白故曰素履乾爲衣故
曰苞桑燕爲燕安之燕爵爲爵祿之爵鳴謙以兌口而鳴
熏心以離火而熏巽爲髮加震之竹則有簪之象乾爲玉
用玉于東方則有圭之象巽爲繩則有係與維之象兌爲
毀折則有禿與漏之象至于豚魚不宜析爲二物濡首不
當泥諸飲酒邱園寔取義于艮山弓輪蓋取義于坎月事
事皆有祖述而非傳會也字字皆有據依而非穿鑿也雖
本之鼎祚漢上而兼摭虞翻于寶諸子之所長故能萃聚
而成一家之書伊川易傳三分之未說者至是補其缺而
會其全是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惜不令兼山見之

予空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不得不爲
負苓者竊議于松下矣而何言之敢贅抑余尚記往年初
入館湯東澗爲少蓬時有以易解進者下祕省看詳東澗
因謂余曰曾茶山有易釋象五卷鑿鑿精寔發漢上所未
發余深以未見其書爲恨今于石潭象義而有得雖不及
見茶山之易亦可无憾矣于是乎書至元二十八年病月
朔古甲李珏稚圭序

易之道其神乎以象數則象數不可窮以卜筮則占驗不
可違以義理則義理之妙愈求而愈邃象義之作石潭之
得于易者深矣或曰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書也近代
河南氏之易學者宗焉以其根于理也今專以象言得無
蹈諸儒一偏之失乎噫天下无理外之物河圖未出此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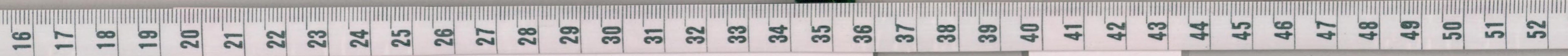
在太極六爻既畫此理在易象以象觀象則易无非象以
理觀象則象无非理舍象以求易不可也舍理以求象可
乎哉善乎石潭之言曰不得于象則不得于理不得于理
則亦不得于象是書也當合河南氏之易互觀之至元中
秋朔杭山寓叟章鑑書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象辭變占而已矣子少而學易得王
輔嗣之註焉得子程子之傳焉得子朱子之本義焉王氏
程子明于辭者也子朱子明于變與占者也獨于象无所
適從焉逮壯遊四方旁搜傳註殆且百家其間言理者不
可縷數若以象言則得李鼎祚所集漢魏諸儒之說焉朱
子發所集古今諸儒之說焉馮儀之所集近世諸儒之說
焉間言象者則有康節邵氏之說焉觀物張氏之說焉少

梅鄭氏之說焉吳興沈氏之說焉京口都氏之說焉長樂
林氏之說焉恕齋趙氏之說焉平菴項氏之說焉節齋蔡
氏之說焉山齋易氏之說焉樸卿呂氏之說焉古爲徐氏
之說焉是數家者非不可觀也而邵氏張氏則明易之數
本自著書非專爲卦爻設也沈氏都氏則明卦之變趙氏
項氏易氏馮氏徐氏則明卦之情蔡氏徐氏祖述本義皆
非專爲觀象設也林氏之說則反覆八卦既爲朱子所排
鄭氏之說又別成一家无所本祖其專以說卦言象者不
過李氏鼎祚與朱氏子發耳朱氏之說原於李氏者也李
氏之說原於漢儒者也李氏所主者康成之學于虞翻荀
爽所取爲多其源流有自來矣然漢儒之說于象雖詳不
能不流于陰陽術數之陋朱子雖兼明于義而于象變紛

然雜出考之凡例不知其幾焉良以統之无其宗會之无
其源也予病此久矣山林无事即眾說而折衷之大抵易
之取象雖多不過三體所謂本體互體互體是也然其為
體也有正有變故有正中之本體有正中之互體有正中
之伏體焉有變中之本體焉有變中之互體有變中之伏
體焉正非中正之正但謂其卦中未變之體耳以上諸
體皆本漢儒及唐李氏近世漢上朱氏非予之臆說
也但其中卦爻先儒取象有未盡者亦以其例推而補之其餘凡例固非一途要所從
來皆由此三體推之耳蓋以正體取象者不待變而其象
本具者也以變體取象者必待變而其象始形者也故自
其以正體示人者觀之止而吉而无咎者變而凶則悔吝
也正而凶而悔吝者變則吉则无咎也自其以變體示人
者觀之變而吉而无咎者不變而凶則悔吝也變而凶而

悔吝者不變則吉則无咎也兼正變而取象者可以變可
以无變惟時義所在也是可但正其夫不論其變乎天易
變易也先儒言理者皆知之矣至于言象乃止許以正體
言不許以變體言凡以變言象率疑其鑿是以易為不易
之易不知其為變易之易也既不通之以變易之易則毋
怪以象為可忘之筌蹄也既以象為可忘之筌蹄毋怪以
象變之說率歸于鑿也故善言易者必錯之以三體而綜
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易之象可得而觀矣予
于是竊有志焉是編之述因象以推義即義以明象固錯
之以三體綜之以正變而必以正中之本體為先而其餘
諸體則標于其後又以示主賓之分也至于言數雖非專
主而間亦及之焉蓋將拾先儒之遺補先儒之缺云耳雖



因辭明理不如程子之詳言變與占不如朱子之約至尚
論其象自謂頗不失漢儒之舊于李氏鼎祚朱氏子發未
敢多遜焉後之言象者不易吾言矣于是而玩索焉上可
以適漢儒之傳亦可以免漢儒之鑿庶幾君子居觀之一
助云作周易象義柔兆闢茂莠賁甲午武陵丁易東序
易之爲書自王輔嗣以前漢儒專以象變明辭固失之泥
及輔嗣以後又止以清談解義于象變絕无取焉伊川純
以義理發明固爲百世不刊之書然于象變則亦引而不
發康節雖言象數然不專于象象發明朱子歸之卜筮謂
邵傳義經程演周易得之矣其于象數也雖于易學啟蒙
述其大槩而本義一書尚多闕疑僕用功于此有年矣稿
謂泥象變而言易固不可舍象變而論易亦不可于是歷

賢先儒之說依本義體分經與象象各爲一編大率以理
爲之經象變爲之緯使理與象變並行不悖庶幾不失前
聖命辭之本旨以示初學使其知大意云易東又序
易東後序

易纂言外翼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吳澄撰

自序曰羲皇卦畫先後一定自然而然文王分八卦爲上
下篇改移其次八經卦之純體合體者爲之經四十八卦
之雜體者爲之緯述卦統第一
六畫卦之不反易者八其反易者二十八爲五十六卦奇
陽偶陰無獨必有對或上下二篇相對或上下各篇自對
二體之互易者亦然述卦對第二

義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體既成而推其用則無窮矣乾坤變而爲六子十辟六子十辟變而爲四十六卦述卦變第三

每卦以一畫爲主无妄之傳所謂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也述卦主第四

易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畫變則化柔柔畫變則化剛而一卦可爲六十四變述變卦第五

重卦有上下二體又以卦中四畫交互取之二三四成下體三四五成上體述互卦第六

義皇所畫之卦畫謂之象文王所名之卦名謂之象象辭爻辭汎取所肖之物亦謂之象述象例第七

聖人畫卦以明天道生著以前民用象爻之辭爲占設也

述占例第八

辭有象辭有占辭象之中亦有占占之中亦有象既互見矣猶有遺者復掇拾之通謂之辭述辭例第九

揲著十八變而成一卦以動者尚其變謂著之變也述變例第十

義皇心契天地自然之易將畫八卦而有龍馬負圖出于河此易之原也洛書後出神禹因之敘九疇其河圖之配與述易原第十一

邵子著書立言無一不本于義皇之卦圖楊氏自三才之三起數而誤太元司馬氏自五行之十起數而誤潛虛蔡氏自九疇之九起數而誤洪範皇極內篇皆易之派也然邵子從容乎義畫之內三家則奔迸乎義畫之外矣邵其

經流之派揚馬蔡其支流之派與述易流第十二
凡十二篇是爲易纂言外翼云

易原與義一卷周易原旨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寶巴撰

進太子賤曰皇帝聖旨裏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
內勸農事臣巴寶言伏以光奉詔書甫正貳儲之位敬敷
易道少禪熙緝之功天啟昌期時逢至治竊謂自龍圖之
畫既泄而象數之學肇開至六十四卦以成書爲百千萬
年之明鑑蓋義文孔子發先天之妙京費王弼廣後世之
傳豈但求語下之筌蹄又當參胸中之關鍵凡蠶測管窺
以探精義皆銖積寸累以用深功苟得其真敢私以祕臣
寶巴誠惶誠懼叩頭叩頭敬維皇太子殿下英姿岐嶷茂

德淵冲民望具瞻共仰重離之照政機多暇式昭幹蠱之
勤方恢邦家太平之宏基宜得帝王相傳之要領用師諸
古有益於今臣寶巴幸際清時輒申丹悃不揆淺膚之素
學冒于投進于青宮冀虎闡齒冑之間特加披閱在鶴禁
延儒之頃更賜表章臣寶巴無任瞻仰抃躍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牋以聞臣寶巴誠惶誠懼叩頭叩頭謹言

周易集傳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龍仁夫撰原十八卷今存八卷

易精蘊大義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解蒙撰

易學變通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曾貫撰

藏書志卷一

三

愛日精廬

周易文詮四卷

舊抄本

趙汭輯

周易經義三卷

元刊本

進士臨川涂潛生易菴擬 宋熙寧四年王安石始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此經義之始也元仁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爲小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嫌其繁複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此經義之定式也是書與王充耘書義矜式俱可考見當時經義體製故附之易類云吳氏手跋曰按朱竹垞經義考載涂潛生易主意一卷已

佚而無此書又引楊士奇之言謂易主意專爲科舉設近年獨廬陵謝子方有之以教學者於是吾郡學易者皆資於此不知卽此書邪抑別有其書也潛生字自昭宜黃人江西通志稱其邃於易三上春官不第爲贛州濂溪書院山長者有四書斷疑易義矜式行世己亥十月望日得此冊於鬻古書者嘗質諸朱文游丈亦未之見也延陵吳翌鳳伊仲記

易經識餘五卷

抄本

國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秉義纂輯 秉義有九經識餘今存易書詩春秋四種而已體例與鄭方坤經禪相類一而徵引較詳此本始易理終源流以尙書毛詩例之蓋非全書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 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

經部

書類

尚書講義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史浩撰

柯山夏先生重修尚書詳解十六卷

舊抄本

宋夏僎撰

經文下有重言重意蓋從宋麻沙坊本傳錄

者板心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時瀾序

書說七卷

舊抄本 千頃堂藏書

宋山陰黃度撰

是書經注俱作大字意有未盡則以雙

行小字附注于下如堯典注遜遁也微子吾家耄遜于荒



春秋夫人遜于齊皆遁也下附注云遜位通上下之辭漢
晉間猶稱之王遜位卒于家劉實以老遜位是也又歷法
其來久矣至堯始大備下附注云推算雖有數天與日月
皆動物不可以一定之數求之也故占候之遲速先後稍
有不齊則進退其數以合于天行故其失不甚遠而歷準
舜典注工之親近人主其所關係豈輕哉下附注云予讀
晉書鳩摩羅什傳曰天竺國俗甚重支制其宮商體韻以
入管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樸大防爲予言其太師公嘗守括蒼有樂工善譜曲凡詩
賦序記皆能譜之有舉子使譜經義亦成曲明年又使譜
之與前譜無差錯且曰凡文皆可譜必作得好乃可耳謬
妄之作不能成曲乃知納言時颺皆心聲其邪正善惡果

可察也禹貢注今彭蠡自南康星子縣東北湖口入江則
差與禹貢不同水道改矣下附注云子守金陵始行姑蘇
以北至潤金山其地爲鷓窠山二山相對江水分爲三金
山寺有井卽陸羽所謂中冷井指謂中江水也冷本沚字
今訛是知岷嶓山尾行于江中晉唐間人猶識此至升北
望歷陽畧有三山又聞其上有采石孤山皆行于江中頗
恨不得至其處王遂與予言金山下有山相對狀如蛾眉
江一分三沚入海它日檄遂往淮西自采石渡江遂以書
來言采石西江中有山東西對立謂之東梁山西梁山江
水分三沚是則岷嶓山行爲三江皆可驗古人足迹徧天
下見聞始博又識精故議論不妄發其說俱可補注所未
及通志堂本改注爲小字而刪其注中之注致度書不得

爲完書至若脫文闕字更難枚舉如堯典序注聰明天德也下脫傳說曰惟天聰
明惟聖時憲十一字而洪水未治下脫則地爲未平五字
湯誓注王誓衆正大義也王字上脫始出師稱四字顧命
注召公畢公以三公爲東西伯相康王故曰伯爲字下闕
六字畢命命畢公保釐東郊下脫注發冊于祖廟五字之
類書貴舊本良有以也每冊首頁俱有千頃堂圖書印記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袁燮撰

甫自幼泊長侍先君子側平旦集諸生及諸子危坐說書
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
心卽古聖之心卽天地之心卽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
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清明洞徹聖人卽我我卽聖人舜號
泣旻天負罪引慝祇見瞽瞍禹荒度土功三過家門呱呱
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閒斷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

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是之謂
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顛覆典刑痛自怨艾克終允德成王
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
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諷誦再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
先生讀康誥行所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讀呂刑嘆曰
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明白光
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本心矣是編爲伯兄手鈔雖非全
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名喬天資純正用志勤篤
嘗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爾甫悼先
君子之沒幸伯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
名曰絜齋家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
之紹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謹書

宋黃倫撰

理學昭融周歷千古于胸次不踰辰刻之頃儻翳障弗屏
徹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真眊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于典
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嬴秦
酷以虐焰仇之特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
國所傳爲正會巫蠱事旋復泯遏繇魏晉以降篇帙缺亡
未備而精真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烏之僞箕子芟
滋之蔽禹錫柳谷之訛在所不論然黨護于專門名家增
倍師說至百萬言傳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
二字眩亂人世耳目而指意爲之誣峨殆與厄于秦同科
理學體蔽綿歷云久闡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皇朝祖宗

全盛之際關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崇索理致根乎聖賢心
法以發明千載不得之秘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
夫理學之指南一洗漢唐注疏舊習豈第蹠躡藩籬咀嚼
餘馘者哉有宗工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表所
見理根于心而心會于理更與啟其未悟者編檢紛如亦
憂憂乎難槩以目力也噫十指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
當刈其楚粵自啟賢關升俊造以來有黃君倫素定規繩
于方寸所謂疎通知遠不誣而深于書者萃古今議論而
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奧皆指中之擘翹中之楚
者信精而又精其于理學殆無餘蘊矣昔人有泳圓流者
採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玉而棄石今所抄存猶摘翡翠
之藻羽脫犀象之牙角故宜乎稱此書爲精義也覽者亦

宜以余言爲然淳熙庚子長至日龍溪張鳳從道敘
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未備或得此而失彼或
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黃公以是應舉嘗取古今傳
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剪裁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
纂輯無遺類爲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寔造渾灑匪之三
昧非胸中衡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于經學者倘能嚙
嚼是書不必也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鋟木與天下共
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不暇次其先後觀者自能
辨之淳熙庚子臘月朔旦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

書集傳或問二卷 舊抄本

宋陳大猷撰

自序

尚書金氏注殘本六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傳錄

宋仁山金履祥著

原十二卷今存卷七至末六卷按柳

待制撰仁山先生行狀曰先生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
既成書矣云云蓋卽是書金氏受業于王柏所引柏說俱
稱子王子曰以尊之中如以梓材爲周公營洛命侯甸男
邦伯之書移康誥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冠之此係
金氏創解反覆辨論以證其說核之表注嫌其畧矣又如
說血流漂杵云杵史本作鹵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
鹵濕耳說率循大卞云大卞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案下
本从卞與弁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爲禮其說俱表注所
未載可資參考原本卷末有嘉靖戊午仲冬錄完八字
無名氏跋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

藏書志卷二

五

愛日精廬

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于經不爲新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于人者溥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重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所爲墓序誌銘茲不述也

尚書表注

宋刊本

顧伊人藏書

宋金履祥撰

不分卷中遇宋諱間有缺筆蓋宋末元初

刊本也板心有齊芳堂

仁山集附錄文安公纂畧曰晚年館唐氏之齊芳書院成通鑑前編

濂洛風雅齊芳堂未

知即齊芳書院否存耕堂章林書院訥齋等字

自序抄補

顧氏手跋曰歲癸亥夏五子在毘陵得金仁山先生尚書

表註比藏書家多欲借抄予寶愛是書恐紙墨剝敝因手抄二帙以廣其傳今崑山所刻者是也近薄遊婺州訪求先生遺書不得後見柳文肅貫所撰先生行狀云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脉絡通貫其枝葉與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證字文之訛表諸四闕之外曰尚書表註并得先生自序一篇錄置卷首復補其原敘缺頁且原其作書之旨先生得朱子之宗傳加以精究潛思刪繁就質嘗自云解至後卷卽覺前義之淺蓋殫畢生之力以成之者也今錫山秦氏崑山徐氏皆藏先生尚書注十二卷子嘗見之卽早歲之書非定本也顧世未見表

註真本卽以是爲表注謬矣先生生于宋紹定壬辰卒于
元大德癸卯是書刻于宋末元初尚避宋諱可徵也丙寅
三月望日太倉後學顧湄誌于金華之密印寺樓
周氏手跋曰乾隆壬子孟冬購得尚書表注爲顧伊人所
藏本後歸吾邑花山馬氏道古樓馬氏售於武林吳氏瓶
花齋卽此書也何義門謂書有殘缺顧伊人意爲補全未
可盡信細校此書方知意爲補全之處且與通志堂刊本
微有異同案仁山先生集有尚書表注序而伊人抄補之
序亦復刪節不全今並存之近時婺郡以通志堂本重刻
版樣縮小以致標題位置多訛又缺其下方大非表諸四
闕外式矣松靄周春記

尚書義粹八卷 抄本

金王若虛撰 是書朱氏竹垞據天一閣萬卷堂兩家書
目載入經義考注未見近則久無傳本此本金吾從明黃
諫書傳集解中錄出讀其書不務爲新奇可喜之論而于
帝王之德業事功以及人心道心建中建極諸義反覆推
闡要皆深切著明蓋解經之篤實者也金源著述傳本寥
寥而經學則竟無一存者非必其書之未足傳後也蓋金
人樸實不肯動刊棗梨汝陽版蕩散佚遂多而元明兩代
又視之蔑如不一收拾何怪乎其日就湮沒也王氏五經
辨惑辨尚書者止一條殆以已有專書故不具論歟原本
三卷因篇帙稍繁釐爲八卷不特存王氏一家之言亦以
見一朝經術之大凡焉書傳集解缺說命下至微子又召
誥至君奭異日當覓足本補之

書蔡氏傳纂疏六卷

元泰定刊本

汲古閣藏書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元後學新安陳櫟纂疏元蔡氏序後

有泰定丁卯陽月梅溪書院新刊木記卷首有毛晉私印

汲古主人兩印

蔡氏書集傳序

自序

凡例

讀尚書綱領

讀書叢說六卷

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撰

自序

張樞序

書蔡氏傳旁通六卷

元至正刊本

盧嘉威藏書

元後學東匯澤陳師凱撰後學豫章朱萬初校正元卷一

卷四分上中下三卷卷六分上下兩卷前有引用書目隱

字審音末有至正乙酉歲四月余氏勤有堂印行木記卷

首有盧嘉威巨集印記

自序

巨氏手跋曰書蔡傳旁通六卷合為一帙至治辛酉陳師

凱所著至正乙酉余氏所刊發明朱蔡二家之說者詳矣

永樂間修大全書諸儒似止見董氏輯錄纂注未見此陳

氏旁通故于蔡傳片文隻字之蘊奧多鬱而未暢則是編

也學者其可少諸予得之閩門市中考其印記乃盧嘉威

舊物盧固石湖藏書家也觀其點勘精確亦可師前輩用

工矣予性嗜書如樂與饋辛卯伏日袒裼裝葺識而藏之
年六十八萬歷十有九年嘉定寒谷北集子成
又曰辛卯長夏細閱一編間有三四處缺誤不及補正者
秋七月甲子朔旦黃泥田父手記
又曰壬寅仲夏再閱一過在邑居敦義堂三完老人時年
七十九

尚書經傳音釋六卷序一卷附尚書纂圖

元至正刊本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元鄱陽鄒季友音釋 按凡例云集
傳元無音釋今用鄱陽鄒氏經傳音釋附于各段之末是
音釋本自單行德星書堂刊板時附入蔡傳者是書雖以
蔡傳爲主而糾正蔡傳者甚夥如舜典傳十籥爲合音釋
云蔡西山燕樂本原嘉量篇云合籥爲合注云兩籥也又

云十合爲升注云二十籥也蔡氏家學相承不應有異况
合籥爲合乃漢律歷志本文籥卽管也黃鍾之律管容秬
黍一千二百謂之一籥合者并也取并合兩籥之義以爲
名也傳經朱子訂定不應有誤必傳寫之訛耳益稷傳民
尚艱食音釋云按經文上句言鮮食則曰播奏蓋謂播種
艱難故以百穀爲艱食也蔡傳言民尚艱食則與上句語
法不協且一句之間文義亦不通禹貢傳青州之域東北
至海音釋云按孔傳云東北據海疏據謂跨之也故以海
北遼東西之地爲青州之域今蔡傳云東北至海則疆域
至海而止又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右
北平漁陽上谷之地蓋與孔說異矣而舜典傳中尚仍孔
傳分青州爲營州之說自相背戾當正之也又梁州亦篚

織皮音釋云按此經文無篚字梁州亦無篚字今言篚者似因揚州厥篚織貝而例之然織貝者織帛爲貝文也故可入篚若獸皮毛屬非可入篚者梁州織皮但在厥貢之下別無厥篚之文是梁雍二州自無入篚之貢也不可以織皮爲梁州之篚盤庚音釋云朱子云殷盤周誥不可解今蔡傳于盤誥諸篇闕疑處甚少恐非朱子本意讀者于其強通處畧之可也泰誓傳祝斷也言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音釋云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又按公羊傳云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穀梁傳哀公十三年云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注祝斷也則是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非斷决之斷也今蔡傳乃云斷然降是喪亡則是讀爲斷决之斷矣宜從

孔傳爲是康誥傳要囚獄辭之要者也音釋云要囚二字兩見此章兩見多方孔蔡于此章皆釋爲獄辭之要孔氏多方前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蔡氏多方皆無釋然多方兩章文義皆難同此章孔蔡之釋若如孔氏之前後異義則尤不可按孔傳末章囚執之說甚當蓋要字讀爲平聲有約勒之義謂繫束拘孿之也周禮掌囚注云囚拘也拘繫當刑殺者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以待蔽罪正此義也以此通釋前後三章無不妥矣陸氏三章皆音要爲平聲當從之其說俱極精確至若以高宗彤日爲祖已諫祖庚說本史記旅獒爲召公訓成王說本皇王大紀二典爲夏啟以後史臣所作亦能自申已說不爲蔡氏所囿視陳氏旁通之繁稱博引而毫無糾正者蓋有間

矣凡例後有至正辛卯孟夏德星書堂重刊木記尚書纂
圖未詳作者始唐虞夏商周譜系圖終任土作貢圖凡圖
六十九按經義考載宋鄭東卿尚書圖一卷圖名與是書
合者凡三十二任土作貢圖後引合沙先生曰經義考曰
合沙漁父
鄭東卿自號云云蓋卽鄭氏原本而稍有增刪者

蔡氏書集傳序

孔安國書傳序

書蔡氏傳重刊明本

明本明
州本也凡例

一蔡氏集傳九峯先生子參政抗淳祐經進本元載朱子
手帖數段未能盡一經大旨今將鄱陽董氏錄註所輯朱
子綱領取其精詳而有補於書者刊置卷首又取諸儒說
書綱領續于語錄之次庶幾開卷者未讀時已見大槩然

後復熟之不待講習而已煥然矣

一蔡氏集傳行世雖久其間訛誤不少今依輯錄本精加
校正比諸本不同

一蔡氏集傳元無音釋今用鄱陽鄒氏經傳音釋附于各
段之末庶幾學者字得其音事得其釋疑得其辨而胸次
洒然無復滯礙矣

書傳集解十二卷

明刊本

項氏萬卷堂藏書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明後學金城黃諫集解

是書以蔡

傳爲主而以唐宋金元諸儒之說分注于下諫亦間附已
說大抵先儒之說十之七諫之說十之三耳其中回護蔡
傳者固多如天左
旋之類而訂正蔡傳者亦不少如五玉卽
五瑞之類且蒼
萃諸說同異並存蓋不僅羽翼蔡氏也所採如宋胡氏且

尚書演張氏景尚書說顧氏臨尚書集解孫氏覺尚書義十述王氏安尚書解

石王氏雱新經尚蘇氏洵洪範圖論芸閣呂氏名大臨龜山楊書傳

氏辨疑蔡氏元度尚書解張氏綱尚書講義吳才老名棧李書碑傳

氏舜臣尚書小傳劉氏安世尚書解王氏十朋尚書解王氏炎尚書小傳

張敬夫尚書說陳氏傅良抄書東陽馬氏案宋馬之純元馬道貫

說道貫有尚書疏義今俱佚是書所引東陽氏其之純歟抑道貫歟未敢臆定朱子問答勉齋黃

氏尚書說董氏銖尚書注鄒氏補之尚書說王氏日休尚書解張氏沂尚書說

復齋董氏名琮尚陳氏振孫尚書說西山真氏精義陳氏大

猷案陳氏集傳或問自序曰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

所引陳氏大猷云云或問俱不載其或即集傳之說歟介軒董氏名夢程張氏震

尚書史氏仲午史氏漸尚書說劉氏真橫舟尚成四百家成

尚書集解李氏梅叟碧梧馬氏名廷鸞尚書陳氏普

補微金滹南王氏名若虛元息齋余氏名芭舒蔡初王

氏尚書通解梁氏寅尚書纂其書今皆失傳藉此得畧見梗

概一書傳而賴以傳者凡四十餘家是固研經者所當亟

為表彰者也經義考著錄誤作注未見卷六缺說命中慮

善以動動惟厥時至末又說命下至微子卷十召誥至君

奭全缺書賈欲泯其不全之迹妄將九卷下半卷剋改作

卷十重裝時當更正之每卷首末俱有項氏萬卷堂圖籍

印及汲古閣毛氏家藏三印

孔安國書傳序

蔡氏書集傳序

書經識餘二十五卷抄本

國朝徐秉義撰首三卷為總論卷四至末則自堯典至秦

愛日精廬



誓依經文次序雜採唐宋元明
國朝諸儒之說散見困學紀聞山堂考索日知錄等書者蒼
粹編纂成一家言秉義間有論說以按字別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

經部

詩類

纂圖互注毛詩二十卷附毛詩舉要圖毛詩篇目

宋刊本 昆

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

鄭氏箋

是書傳箋下附釋文及互注重言重意蓋南

宋麻沙坊本也傳箋釋文俱雙行小字傳無標題

山井鼎云今本

有傳字者

箋以箋云冠之

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氏

無傳

後人加也

如關雎序發猶見也葛覃序躬儉節用之類

者亦無標題

所疑亂

猶是鄭君之舊釋文則以一圈隔之今本有釋文

混入于箋者如關雎舊解云至以無所疑亂故也

關雎后

也又風之始至並是此義

用之邪是也閩監毛本俱同此

藏書志卷三

愛日精廬

本與下元本俱不誤可貴也每頁二十四行每行大二十一字小二十五字缺卷十一至十四抄補每冊首末俱有周良金印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兩印

毛詩注疏二十卷 元刊本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等奉敕撰分卷與宋刊本同蓋以箋之分卷為疏之分卷也每頁十六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五字經單行大字傳箋釋文正義雙行小字傳箋釋文與宋刊本同疏則以正義兩字冠之詩譜序後即繼以周南召南譜毛詩校勘記曰書錄于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書為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處不復總序于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此一譜與譜序接連正其跡之未經盡泯者閩監毛本俱移此譜入卷第一中鄭氏箋正義之後非是

毛詩正義序 抄補

毛詩本義十六卷 明刊本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秘閣歐陽修是書每篇冠以小序經文下備列傳箋後乃繫之以論與本義通志堂本刪去小序經注止以篇名標題蓋非歐陽氏之舊矣

張瓘跋 開禧三年

穎濱先生詩集傳十九卷 先君子手抄本

詩總聞二十卷 舊抄本

汝陽王質

自序曰窮經一有志死生禍福不遷以徹為期愈疑愈堅

藏書志卷三

愛日精廬



愈滯愈壯志也二有識所見愈卓所得愈多當恢崇充羨
常若有所不足識也三有才難探之淵探之又有難言之
妙言之又有難發之微必心口手相應庶幾其可才也四
有力博采庶言自立定制苟有所見運斤成風而不疑力
也予研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丁丑入吳見謝君士燮及
此謝曰無多談人情是也予忽有所省丙戌入蜀見陳君
彥深及此陳曰江南人則可吾關西人不若此予益有所
省庚寅再入蜀至梁見楊君左車商州游子也因詢商山
之事偶及四老之蹟楊曰俟子與採芝同心則商山風土
草木自見何問我爲予大有所省又十八年自度可書乃
書今具左方

聞音者凡音韻是古音無有不叶特稱謂之殊呼吸之別
傳寫舛訛連析差跌與夫古人取叶之法不同轉紐之法
亦異雖古律不可以此而推然吟咏諷誦亦有所助蓋條
見古人之心期語法有不期而會者作聞音一

聞訓者凡字義是古訓多不同隨語生意亦有不當爲此
訓而爲此訓有當爲此訓而不爲此訓有本無異義強出
多端故語意多暗失作聞訓二
聞章者凡分段是古爲章後爲解或以韻轉或以語轉或
以事轉或以勢轉當是音調抑揚低昂不同故文辭相依
隨而爲節奏大率以意細推自見若拘于繁簡短長則其
意不附章而生作聞章三
聞句者凡句讀是古句有以肅爲整有以亂爲整或其意
一斷一續之間一上附一下連之際迴令人開拓以至嘖

嘯咨嗟從此得入作聞句四

聞字者凡字畫是古字固多通用亦于偏傍繁省之間清濁輕重之際矯揉彙彙不勞更張自生義味但不可率情變文以附合已意若繩削得宜古今畧無差別不見外手它迹作聞字五

聞物者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異今物但稱謂差殊今詩所見不出書傳所載但博搜詳味或有一二見共同一出即可從不然亦必兩合其合仍須有理可以中情不可徒求合也切不用求奇喜新宛轉推測其衆所共識已所經見者不與作聞物六

聞用者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展轉差殊今一鄉一里其所用制度稱謂有各不同制度雖同而稱謂不同者稱謂

雖同而制度不同者而況方俗隔絕年代深邈但首尾前後以意細推自出縱不即出久當自省作聞用七

聞跡者凡在處是山川土壤州縣鄉落皆不可輕認亦必左右前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得其真亦有不似所在而實所在亦有實所在而不似所在先釋本文徐及它載作聞跡八

聞事者凡事實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尋但先平心精意熟玩本文深繹本意然後即其文意之罅探其事實之跡雖無可考而亦可旁見隔推有相露帶自然顯見作聞事九聞人者凡姓號是古人可顯考者固不在論其隱昧遺落亦就本文本意及旁人左右前後推量雖不得其真亦可窺見其生死悲愉善惡老少雖不得其全亦可附見其風

俗美惡時節寒暄與其人互相發明亦得彷彿作聞人十

陳日強跋 淳祐癸卯

慈湖詩傳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楊簡撰

自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朱祖謙撰

同里嚴氏思菴

虞惇

校閱凡朱傳與小序

異者一一標出間附識語亦極精當

朱子序

淳熙壬子

陸欽重刊序

嘉靖辛卯

嚴氏手識曰鄭詩二十一一篇而朱子以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蘓兮狡童褰裳風雨子矜揚之水諸篇

俱為淫奔之詩蓋泥于夫子鄭聲淫之一言故凡詩中有

懷思贈答者概斥之為淫奔夫鄭風固淫矣夫子刪詩而

淫詩居其大半則夫子之所刪者又何等詩也傳曰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鄭雖淫豈無他美之可采乎執成見

以論古人之書書之不可通者多矣此高子之小弁所以

取譏于孟子也辛酉春二月初十日嚴虞惇閱并記

又曰或問七月周公作也公劉召公作也均之陳王事以

戒成王何七月為風公劉為雅先儒謂周公遭變故不入

于雅然乎否乎曰公劉言政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既曰風

矣自不得入于雅也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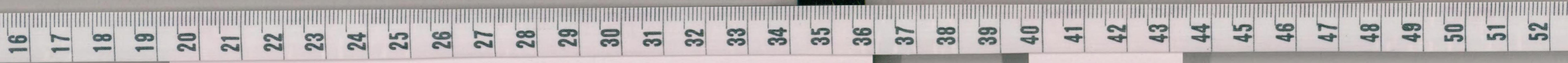
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

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藏書志卷三

五

愛日精廬



又曰按毛公以南陔白華黍附魚麗後爲鹿鳴之什次
南有嘉魚之什首嘉魚次南山有臺次由庚次崇正次由
儀至吉日共十三篇又次爲鴻雁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
之什甫田之什魚藻之什而朱子集註則云南陔白華華
黍由庚崇正由儀六篇皆笙詩有聲無辭依儀禮以南陔
附杖杜後爲鹿鳴之什其次爲白華之什首白華次華黍
次魚麗次由庚次南有嘉魚而下敘與此同今按六月序
魚麗繼杖杜之後而南陔以下次第井然此書因之以正
毛氏之失今當從之

又曰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朱子以爲燕享通用之樂
今宜從序 朱子之說本之鄉飲酒禮及燕禮然其疏解
文義多所未安如魚麗南有嘉魚則云卽所薦之物而道

主人樂賓之意然於南有樛木翩翩者雖已不可通至南
山有臺北山有萊則全無所取興不知詩人亦何取於此
愚謂此詩之義序說得之而燕享則歌之以樂賓非謂竟
取義於燕賓也壬戌九月初五日虞惇記

又曰楚茨已下四篇朱子云此公卿力農奉祭之詩然詩
中皆云萬壽無疆恐非天子不足以當之也

又曰黍苗隰桑瓠葉三篇皆思古之詩今集註直以爲美
大抵序所云陳古刺今者朱子皆不取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殘本十九卷

宋刊本

宋三編

原三十二卷今存卷一至卷十九每頁二

十四行行二十二字

朱子序

抄補

藏書志卷三

六

愛日精廬

毛詩講義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林邑撰

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附學詩總說論詩總說

舊抄本 千頃

室藏書

廬陵段昌武子武集

原本三十卷今佚卷五卷十卷

二十二二十三及末五卷每冊首俱有千頃堂圖書印記行在國子監禁止翻板公據曰行在國子監據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維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印山羅史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

繕本校讐最為精密今其姪漕貢樾鋟梓以廣其傳維清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幸羅貢上鋟梓之意亦重為先叔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

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

樾

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 日

給

詩說十二卷

抄本

藏書志卷三

七

愛日精廬

信安劉克學 是書仿讀詩記例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已說于後所採視呂氏加詳克子坦鈺梓時刪去諸解獨存克說與克所著書說並刊今書說佚而是書僅存讀其書如說卷耳曰二南之詩皆樂易和平此詩乃不勝其憂何也以其時求之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殷周之際其係于二代興衰之判者羨里一事此章非爲羨里發何哉當橫逆患難之時太姒惟憂傷歎息而不敢言不敢怨其情如此所以采采卷耳不盈傾筐也說樛木曰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乎文王之王而屈于商紂有所服事而不得伸此詩人所謂南有樛木也木雖有所屈而天下之所依繫于周與周人所以尊事而王之者自固結而不可解故首章曰纍之猶纏綿也二章曰

荒之荒大也卒章曰縈之不可而解也說蒹葭曰謂周道陵遲王政不綱也秦居天下上流視平王遷洛地勢爲下洛邑旣爲王室秦之視洛非宛在水中乎伊人指平王襄公救犬戎之難故其辭云爾蒹葭亦黍離之意喪亂之後所見皆此物也平王已遷洛若遡水而上復圖豐鎬則難矣其義皆以洛邑豐鎬而發說正月曰平王篡攜王之時國人憂之而作也于時平王將挾申甫以逐攜王攜王獨立無助詩人專以己之惇獨以言攜王伯服之獨立也懼禍之及故多隱辭至若說鴻雁則曰周宣王驅民以興宮室之役說大車則曰周大夫盛飾以挑市井之女說綢繆則曰曲沃有分晉之漸說晨風則曰秦伯有勤王之功以及以雞鳴爲刺晏朝羔裘爲譏怙寵涇陽爲嘉釋怨之類

俱能不襲陳言自抒心得然其穿鑿之處未免近于武斷
讀者節取焉可也經義考云崑山徐氏藏有宋雕本此則
從徐氏傳抄本過錄者缺卷二卷九卷十三卷

自序

克子坦鋟梓跋

淳祐六年

吳寬題識曰成化丁未七月十有九日雨過新涼襲人間
閱半餉三日後遍觀一過因書以紀歲月云 寬

韓魯齊三家詩考六卷

元泰定刊本

宋王應麟撰

是本刊附胡氏詩傳纂疏後韓詩韓奕幹

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玉海本闕下一句餘異同處頗
多玉海通爲一卷此本六卷蓋猶是王氏舊第也

易有三易禮有三禮春秋有三傳詩有四家連山歸藏周

易是爲三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元做連山潛虛做歸
藏予嘗參攷三易筮法纂成一編矣三禮則朱子嘗輯儀
禮爲經二禮爲傳春秋則左氏公羊穀梁並行于世詩則
齊魯韓三家之說不傳今所傳唯毛氏耳予官中祕書授
詩藩邸春容道山羣玉間與祕書郎王伯厚尙論古詩伯
厚出示詩攷一卷直齊魯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爲一
雖曰存十一於千百然四詩異同可備參攷昔齊魯詩盛
行于時韓詩則燕趙間好之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
詩竝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離齊魯詩
廢絕韓詩雖存而寢微唯毛氏獨行以至于今此四家詩
興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困源一翁二季殫見洽聞以博
學宏詞名世伯厚謂真宏博者不在是方將刊華就實盡



洗時粧顯意古學予深嘉而力贊之子亦有嗜古癖敬題
卷首以見同館友朋切磋琢磨之古誼景定五年甲子良
月之望古涪文及翁伯學甫序

愚讀內翰王公詩攷不覺擊節而言曰是編雖不過僅存
什一於千百然亦何止足以知四家詩興廢之大略真足
以扶微學廣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之書以詔當今傳萬世
者其功誠不可以淺小論也何以言之如關雎一也毛以
爲后妃之德韓以爲賢人詠之以刺時魯則又以爲詩人
歎而傷周康王之后芣苢一也毛以爲衛頃公之時仁人
不遇小人在側韓則以爲衛宣姜之所自誓燕燕一也毛
以爲衛宣姜歸其姊而送之鼓鍾一也毛以爲刺幽王韓
則又以爲作於昭王之時黍離一也毛以爲周大夫行役

作韓以爲伯封作魯則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汲
之且見害作賓之初筵一也毛以爲衛武公刺時韓則又
以爲武公飲酒悔過三家寂寂僅存而毛與之不同者已
如此正義曰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而觀之何止百
數之不同哉然因其所不同者若此于以知毛氏所引序
以冠篇首不惟決非夫子作亦決非子夏作或者反爲毛
自得所傳受尊而引之後漢衛宏又復增廣潤色之也使
果作於子夏以前則必爲四家之所同引又何至紛紛有
如是之牴牾哉朱子猶以毛序所從來者遠其間容或真
有傳授證驗之所不可廢者又復頗采以附傳中可謂一
出於大公至正之心而不容纖芥私意於去取間矣愚獨
恨四家遠絕其三使其散亂不得以盡折於朱子之手以

統壹聖經而幸斯道猶幸而詩考之僅存使觀者略有以見毛氏牴牾之迹信朱子黜小序之當而悟末師專已守殘之陋此愚所以謂真足以扶微學而廣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淺小論也愚故編寘集傳之末圖與四方朋友共之俾由此以讀朱子詩序辨說則知其為誠萬世不刊之論也正義又曰齊韓之徒與毛氏異者非有壁經可據愚亦曰毛氏與齊韓之徒異者亦非有壁經之可據也烏可致一偏之論於其間哉況毛氏之於三家最為後出安有小序三家不得之於前而毛氏乃得之於其後也讀者尙有以攷斯延祐甲寅秋新安後學胡一桂序

詩集傳附錄纂疏二十卷

元泰定刊本

汲古閣藏書

朱子集傳元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是書以朱子

集傳為宗取語錄文集之及于詩者謂之附錄諸儒說詩

之合於集傳者謂之纂疏其朱說有未安者間亦旁參他

說如云諸家皆本序說姑纂一二采或云姑備諸說正中

或云姑備參考甫或云備說詩者覽焉有女蓋雖不敢顯

違朱子而亦隱示不墨守朱子也胡氏之說以愚按愚謂

別之所引謝疊山說頗有出吳氏元長輯本外者如鶴巢

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御夫人初嫁國君親迎御輪之幣必

百兩也二章曰將夫人初嫁所將幣帛必百兩也三章曰

成御以百兩送以百兩宜其室家而婦道成也二子乘舟

引疊山謝氏曰又以大義斷之二子不能全身遠害遺其

父以不慈之名二子順親之心雖不可瑕玷二子愛父之

道則未為盡善使其父萬世被不慈之名是二子之死有

害於大義也誰謂詩人之辭無春秋之義乎破谷引疊山

謝氏曰周公東征三年器械用之勞而破缺者不過谷浙

錡錄耳若車馬弓弩戈斧子戟無一損壞其不嗜

殺人不戰而勝可見矣諸條吳氏輯本俱未採

藏書志卷三

二

愛日精廬



雖列纂疏之名實未見纂疏全書也案元史儒學傳一桂
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
疏並行于世云云今惟周易纂疏啟蒙翼傳刊入經解世
多有之此書則傳本絕稀經義考著錄八卷錢氏補元史
藝文志同
注未見儲藏家亦絕無著錄者是本元刊元印首尾完善
洵經義中驚人秘笈也語錄輯要後有泰定丁卯仲冬翠
巖精舍新刊木印卷首有毛子晉毛谷季印記

善乎朱子之於詩足以知聖人也取經而傳之祖刪述之
本旨而含前儒傳言失意之餘慮傳之作也有由哉周德
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公先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
夫子生晚周拳拳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爲於師摯聞關
雖洋洋盈耳欣幸之至歌詠不絕興詩立禮成樂之語豈

虛發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歎哲人云亡衆喙淆亂恐聖
人扶持詩樂之意不傳乃分別正聲之可弦可歌者其餘
鄭衛之間有關淫竇情性弗得其正辯而闡明以防閑人
心及排小序之誤理渙辭釋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彰聖
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居於疏下近世詩解甚多
如李迂仲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巖氏獨能請風賦比興
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爲
詩之統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
附錄纂疏及稽齊魯韓三家詩攷摭摭星宿於羲娥後得
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而下專門者絕力模
倣皆爲羽翼聖經獨如支流之未抵於海習射之未至于
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彙括前後鏤剔衆說學者

得之如大庖厭飫不但染指嘗鼎胡氏之心豈弗良苦觀其精力茲書沒身乃已後十餘年始得今劉氏君佐迺朱子故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學者堙鬱不售亟鍍諸梓使學者誠能於此沉浸參酌舉疏而傳通舉傳而疏通明經取青紫之士其事業所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書肆舊有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璧將爭先覩之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是序也時泰定第四禩疆圉單闕歲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武路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年父書于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朱子詩集傳序

詩傳附錄姓氏 纂疏姓氏

詩篇目錄

詩傳綱領

語錄輯要

文場取士詩以朱子集傳爲主明經也新安胡氏編入附錄纂疏羽翼朱傳也增以浚儀王內翰韓魯齊三家詩攷求無遺也今以詩攷謹鍍諸梓附於集傳之後合而行之學詩之士潛心披玩蜚英聲於場屋間者當自此得之時泰定丁卯日長至後學建安劉君佐謹識

詩傳通釋二十卷附詩傳綱領 元至正刊本

朱子集傳元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卷一後有至正壬辰

仲春日新堂梓木印卷十六缺抄補

詩傳旁通十五卷類目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梁益撰

翟思忠序 至正四年

愚益此編不敢自謂成書不敢輒題目錄然又不可無目以紀錄其事故姑類聚其目備觀者之檢閱而以類目目之云爾有元至正四年甲申四月二十三日梁益識

詩續緒十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劉玉汝撰

詩演義十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梁寅撰

詩以溫柔敦厚而垂教者也其爲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新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

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衆矣而無所前聞多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言旣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一遵程朱勿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作者爲何人所指爲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傳之或簡略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尙也然幼學之士讀經而懵於傳讀傳而違於經非加之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論著爲幼學慮也故博稽訓詁以啟其塞

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也闡而使之顯於其略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傳牴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耄言之或傳于後也非至幸乎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孟夏之月臨江後學梁寅序詩集傳音釋二十卷 元至正刊本

朱子集傳 東陽許謙名物鈔音釋後學廬陵羅復纂輯經義考著錄云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音釋之凡例後有至正辛卯孟夏雙桂書堂重刊木印

朱子詩集傳序
詩集傳凡例
詩傳圖
詩傳綱領

詩經識餘四十二卷 抄本

國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徐秉義纂輯 缺卷九至二十五凡十七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 終

藏書志卷三

左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經部

禮類

周禮詳解四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王昭禹撰

自序

周官總義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易祓撰

周禮句解十二卷

明初刊本 吳方山藏書

宋魯齋朱申周翰

卷末有題識云姑蘇吳岫家藏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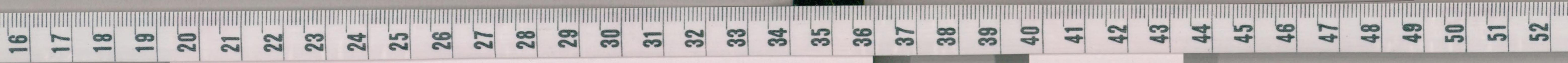
首有葉石君印記

周禮集說十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藏書志卷四

愛日精廬



不著撰人名氏 傳抄 閣本缺卷十一卷從明成化刊

本補錄

陳友仁序

周官集傳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毛應龍撰

周禮疑義四十四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吳廷華存疑 是書分訂義疑義兩門訂義者取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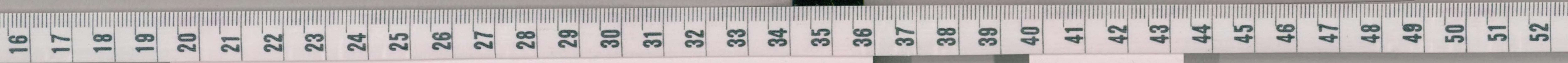
及唐宋諸家之說以訂正經義也疑義者取注疏之義有可疑者為之反覆辨論以正鄭賈之誤也其意重在疑義故以疑義名書猶毛詩本義有論有本義而以本義名書也自序曰經有可據則信之以經經無可據則信之以理

至經與理俱無可據則別之為疑義可以知其著書之大旨矣

六典姬聖所以致太平而歆以亡新王以誤宋非六典故不能用六典故爾試思五均六幹僱役青苗考之經文果出何典則所用特劉鄭之說而掠影者流因以妄詆六典吾知劉鄭且竊笑之然劉鄭之累周禮亦甚矣莽固漢逆用周禮亡不用周禮亦亡歆特促之且周禮之傳由於歆率之說禮止誤一莽可置勿論若元則身任訓詁當為千古傳其信乃多以不經之說說經故有膳夫註而或疑周為縱侈有載師註而或疑周為橫征有大司樂註而或以為師巫之造怪樂律之悖戾凡黷祀嚴刑自私自利之習悉舉以疑經斯周禮之厄矣且不特周禮如以耀魄寶混

藏書志卷四

愛日精廬



國三之禮故六朝之祀無昊天以靈威仰等亂五帝之名
致八代之祀皆列宿大裘祭地所以啟元祐之合祭也占
算斥賣所以開唐宋之煩苛也曲學臆說墨守不移良法
美意爲累不少斯又千古治道之蠹矣余幼讀六典見口
率出泉之說而疑吾師謂余此鄭說非先王法余乃知口
率之說爲誤且知不獨口率之說爲誤執此以讀諸經諸
傳凡誤如周禮者往往有之因合三禮三傳書傳史漢十
種凡疑義千七百餘則迄今四十年矣悠忽因循老已將
至抱此疑義若將終身豈徒駒隙太速亦姑待一念誤之
今年以事留三山得宋儒文康葉氏禮經會元讀之喜其
先得我心但瑜瑕互見未克全純爰綴之說旣成事復舉
新故疑義萃而說之六典中凡得二百餘則蓋註疏大槩

在割裂經文傳會史傳經文史傳之不已又廣之以緯書
緯書之不已又廣之以漢法莽制且又好爲武斷穿鑿之
說其義旣紊其疑益多有宋以來諸儒多論之余謂典故
在經精微在理故必以經晰理斯可以經解經鄭氏欲屈
理以從心又欲屈經以從己故其說多可疑余之於鄭說
也經有可據則信之以經經無可據則信之以理至經與
理俱無可據則別之爲疑義此二百餘則所自志也雖然
余非好疑也自六經燔而周禮幸存自冬官補而周禮又
幾於不存末世瀆亂之說倡之於前十論七難之說排之
於後俞王五家且以復古之說亂之今日得見全書不可
謂非大幸然疑義未析致千古學者不疑註而疑經不獨
註經者之咎亦讀經者之責爾夫漢以來儒者好自立異

諸聖人精義特為辯訟所借端如疑孟非孟廢疾膏肓等
編皆儒者習氣余方目為多事而顧自蹈之然欲如春秋
調人模稜兩可固非素心所敢安也則亦與凡讀六典者
共參之可矣錢塘吳廷華識

右周禮

儀禮疏五十卷

影寫宋景德刊本

從吳門黃氏藏宋刊本影

寫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是書於經注不錄全文止標起止而疏列其下其標題之
例六字以下則全書之如主人受祇反之直書全句是也
七字以上則起止各摘兩字如士冠至廟門是也雖間有
不盡然者然大要如此疏與經注北宋猶各自為書如崇

文總目所載周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

義四十卷周禮疏五十卷儀禮疏五十卷禮記正義七十

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穀梁疏三十卷

今本十二卷或經宋人合并歟

羊疏三十卷孝經正義三卷論語正義十卷爾雅正義十

卷皆單疏本也南宋合注疏為一而單疏本遂晦夫合者

所見之經注未必鄭賈所見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

齟不合淺學者或且妄改疏文以遷就經注而鄭賈所守

之經注遂致不可復識即如儀禮以疏分附經注非是本

與要義尚存則五十卷之卷次且不可考奚論其他至是

本文義字句可以訂正今本者按勘記載之已詳不更贅

缺卷三十二至三十七凡六卷卷末列校定再校都校等

銜名十八行

儀禮疏序

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卷

影寫元刊本

宋黃幹撰卷十六至末則楊復所重修也

此本從元元

統補刊本影寫中多闕文甚有三四頁全缺者蓋元本糝糊寫者未敢臆填猶有謹慎不苟之意呂氏刊本凡空白處皆以意聯屬如卷一著之冠者絞帶者繩帶也條疏下計缺二百五十一字呂氏本據賈疏填補溢至三百七十七字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意聯屬顯然可知每思得元刊初印本校補闕文俾是書復還舊觀願與同志共訪之目錄後有元統三年六月日刊補完成一行後列銜名五行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國有乎禮則天地以之正人神以之敘人有乎禮則綱常以之定倫理以之明

而後品章名義等降隆殺有所措不然國而無禮則國不能以自存人而無禮則人不能以自立有若詩人所賦生不如死之言則禮之為用大矣詎可一日缺與然四德之實根於人心者固無存亡而寓於典章者則有興廢蓋自夫子之時已興禮壞樂崩之歎猶幸傳錄之或存至秦火既燬典籍遺逸自漢以來放失尤甚儀禮五十八篇而僅存十七制度文義特出於大戴氏小戴氏之口雖有周禮一書祇存其綱領莫究於儀法品數且已缺其冬官自是以後日深日遠併與禮文亦不復講上下相承徒存綿蕞土苴之粗孰識本制末度之詳大經小目之密雖有三千三百之名莫明本然之妙矣逮至國朝始立三禮之科應者雖少然尚有能推究古昔考求義訓雖不可盡復於既



往猶可以存古於將來而荆國王氏併以其科而廢之於是泯泯芴芴反以儀則爲可厭簡便爲得體且謂古禮不可行於今矣豈不重可歎與此紫陽朱子所以慨然有意纂輯以曉天下之耳目嘗於經筵奏疏願置局集生員而討論之以存禮學於不墜而待制作於將來會以恭間不果遂而朱子退居燕閒姑自稭錄分吉凶軍賓嘉五禮而條目燦然僅成三禮而猶有未脫橐者不幸天萎哲人遽成夢奠猶卷卷囑於門人意尚未忍忘如此嘉定間嗣子侍郎公在方刻之南康郡學後來勉齋黃公績成喪祭二禮亦併刻焉而書監竟取之以去曾幾何年字畫漫漶幾不可讀識者病之蓋懼此書之無傳也必乘輅東江因敏本司發下之券尚存遂卽籌度命工重刻爰首諮於堂長

饒伯與甫臆契所懷議以允協且輟餐供餘鏹以助遂囑其事於教官丁君抑而任其讎校於洞學之善士邦侯僚軒趙公希悅亦佐其費復幹旋本司所有以添給之志意旣同始克有成迺就置其板於書院庶幾藏之名山或免湮墜其經之營之亦甚艱矣然朱子所成三禮止二十餘秩而勉齋所續則又倍之厥後信齋楊君始刪其祭禮之繁複稍爲明淨今喪禮則用勉齋所纂祭禮則用信齋所修且使六藝之廢缺者庶乎可備朱子平日之盛心庶乎可伸矣又聞朱子嘗考其因革著定六篇以示講行之方旋以議禮爲嫌遂竟焚去而獨有天子之禮尚存於集者可以槩見異時或欲有所取法則執此以往端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寶祐癸丑冬日南至後學金華王必端拜敬

書

天高地下而禮行乎其中是禮也根於一心散諸三綱五常流行乎百千萬世人而無禮何以戴履於天地間蓋自伯夷之典不存周公之經制寢滅三千三百之儀名雖僅存而實則亡矣火德中天文明開運紫陽朱夫子以斯文自任憫五禮之淺陋退自經筵極力編纂天理之節文人
事之儀則臚分彪列昭如日星蓋欲覺天下而開人心也奈何三禮之藁甫就而兩楹之夢已形勉齋黃公信齋楊君緝成喪祭二書而五禮之書始秩然而大備朱子垂教之盛心至是可無遺憾矣雖然不壽諸梓無以廣其傳朱子之心猶未白於天下後世也敬巖王先生詳刑江左簿書獄訟之暇首以是書爲急豈非以刑者輔治之法禮者

出治之本刑能使人遠罪而已禮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三復朱子之言此敬巖所以拳拳而不容已一日貽書囑抑曰儀禮一書文公平生精力盡在於此雖喪祭二禮成於門弟子之手然皆定於師友平日之講論昔板康廬今歸祕府吾欲掇餐供之餘補遺書之闕子其爲我程督之抑雖晚學奚敢不力於是擇鄉國之通儒讎校其舛訛命庠術之端士董正其工役始於癸丑之仲春成於甲寅之季夏綱目詳備篇帙整明使一代鉅典復爲藏山之祕寶自非羽翼斯文惠顧後學心考亭之心者念不到此昔昌黎韓公讀儀禮謂文王周公法制盡萃此書恨不得進退揖遜於其間愚何幸獲觀文公之遺教而無昌黎之遺恨云是年閏月旦日門人迪功郎南康軍軍學教授丁

抑端拜敬書

貳卿久軒蔡先生曩持節江左嘗以俸餘二萬楮遺白鹿買田以助公養歷年久未遂敬巖王公乃移刊三禮書嗚呼禮之於人猶桑麻菽粟之為養日用飲食胡可頃刻廢久軒買田之初心所以養其身也敬巖刊書之盛心所以養其心也章侍書堂適際成書庸誌顛末庶覽者知流之源知葉之根云是歲重九日後學崑山謝章拜手謹書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宋十行本

宋楊復撰

朱子乞修三禮奏劄

賈公彥儀禮疏序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元刊本

宋楊復撰

志安刊于勤有堂木印

朱子乞修三禮奏劄

自序

儀禮要義五十卷

舊抄本

宋魏了翁撰

經禮補逸九卷

舊抄本

元汪克實撰

曾魯序

洪武二年

自序

儀禮疑義五十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藏書志卷四

愛日精廬

國朝吳廷華存疑其說謂儀禮十七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非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也鄭賈惑於漢志多曲折以求合士禮故附會穿鑿往往有之又謂鄭賈不能悉心以觀理據理以正經又時以成見強求其合故其說多可疑云云此疑義之所由作也漢儒說經具有師承非後學所可妄議然吳氏三禮之學實有根柢非淺見謾聞一知半解輕議先儒者可比且以經解經其精當處要亦有未可沒者是亦可云鄭賈之功臣矣

班固藝文志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傳經家謂卽今之儀禮故宋藝文志儀禮十七篇註亦謂高堂生所傳愚謂高堂生所傳當別有書非儀禮十七篇也按十七篇中士冠士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爲士禮據曲禮士以羊豕

則少牢亦士禮鄭元則以爲大夫禮鄉飲鄉射亦鄭元謂之士禮昏禮士字亦元自增入他如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雖元亦不能強謂之士禮喪禮自天子至於庶人尤爲最著則十七篇不特士禮故以士禮統之不知此非朱子之言蓋門人傳記之誤據前漢志載高堂生傳禮在漢初孝宣時后蒼最明戴德戴勝其弟子據三禮目錄謂士冠第一始於二戴則傳禮時士冠未爲經首安得取士字以統十七篇楊慈湖石魚偶記謂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爲士禮今儀禮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不當以十七篇數偶同而妄意之其說是也愚謂儀禮并非十七篇蓋既夕當與士喪禮合有司徹當與少牢禮合故劉向第以上下篇名之則儀禮又止十有五篇或士冠士相見諸

士禮傳自高堂生其聘禮諸篇則又在古經中後人取之以足十七篇之數若以此經爲高堂生所傳士禮斷不敢信也鄭元賈公彥或於漢志多曲折以求合於士禮傳會穿鑿往往有之且二禮皆殘闕之書而儀禮尤甚如聘禮喪服於十七篇爲最詳而聘禮言勞不言積喪服有族昆弟服無高祖服詳者尚略略者更何論焉又如大射之小卿士喪之負依鄉射之奏騶虞及覲禮諸說或禮不經見或常制不符人多疑之又况作經者本有互文詳略不同之處非拘文牽義者所得與韓昌黎謂儀禮難讀余謂解之更難於讀鄭賈不知解又不能悉心以觀理據理以正經又時以成見強求其合故其說多可疑顧周禮註疏有宋以來人多以爲疑儀禮註疏疑者獨少謂其累經者細

耳然謂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何以澄王化之原士非孤子自主昏冠何以協家有嚴君之義祖禰爲一廟之祀宗居易夫人之口口何以正祭法而挽王迹他如衣冠尊俎陳設面位之屬舍古法而自爲之說者又其淺矣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可略而不講哉按儀禮之學授經圖所載不下百十家至朱子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黃勉齋又續以二十九卷可謂集大成矣後學小儒何容置喙但懼疑義未剖經學益疎謹合新故疑義存之得五十卷非云羽儀在茲蓋庶幾大雅之教云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夏五月仁和吳廷華識

右儀禮

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朱子撰門人秦溪楊復附注後學復軒劉垓孫增注

朱子序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車垓撰 原九卷今佚末兩卷

牟楷序

至元後己卯

垓子瑤跋

至元後戊寅

垓從子維賢跋

同上

張復跋

至元後庚辰

右儀禮附錄

禮記月令一卷

宋巾箱本

汲古閣藏書

漢鄭康成注 蓋宋刊禮記第五卷也中如經萍始生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俱誤萍為萍按鄭注萍萍也釋文萍步

丁反水上浮萍則經文非萍明甚此本作萍與惠氏按宋本合注古者上公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俱誤公為古雍謂迫地刪草也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俱誤地為也仲秋命庶民畢入於室十行本閩本脫仲秋命庶四字監毛本命庶誤農隙此本俱與惠氏按宋本合足訂今本之誤又如經乃命虞人入山行木陳氏集說本無乃字命司徒循行積聚陳氏集說本司徒作有司均與石經考文提要所引南宋巾箱本合其為宋本無疑後有婺州義烏酥谿蔣宅崇知齋刊木印首頁有子晉印記又有題識云曲禮上曲禮下檀弓上檀弓下王制月令自一卷至五卷計六篇蓋毛氏所藏之卷帙也今又失五之四古物日少為惋惜者久之

月令解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張慮撰

進月令解表曰臣慮言臣竊以後天而奉天時雖夙參於造化按月以觀月令實肇見於聖明知臨萬務之繁欲極羣書之博惟探尋於要領庶頤愛於精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考呂氏春秋之書承周末聖賢之論紀分十二井然彙列之條歲盡一周粲若循環之次雜之於禮附以爲經漢相奏之固嘗表采唐宗定此亦就刊刪雖號鈞深於斯文未知區別於令序曷若以孟仲季析爲寒暑之期於朔望弦占作且昏之候所謂舉目皆可見若欲銳情又何加凡饜飫使自得之非審知孰能與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心存兢業學務雍熙藝圃覽游澹若觀書之樂經幃訪問淵乎嗜古之懷方當省歲以有爲因此負暄之入獻取

諸儒共集之典釐每卷各立之門會析木會元枵隨所舍而改中夾鐘中大簇視其律以更據往知今自我作古巖恭寅畏外此何求輔相裁成由茲而出執而論歷殊史家黑白之分寫以爲圖笑巧匠丹青之象其月令解十二卷繕寫成十二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
謹言

奏月令解劄子曰臣昨者叨侍經筵適講月令秋之三月嘗與侍讀鍾震言欲待月令終篇以十二月分爲十二卷書之納於禁中時當此月陛下則以此月一卷觀覽凡一月之中陰陽消長之運星辰出入之躡氣序之遷改景物之移易與夫園林草木之華盛鳥獸魚蟲之生育田舍耕耘之節婦子蠶桑之期歷歷具載使置之座側又切於崔

實之政論置之几案何減乎魏徵之諫疏其於贊化爲益多矣既而以病予告有志不成緣臣身則病矣而眼猶能觀故書心能記舊事於是以秋三月已成之說上接乎春夏下逮夫季冬一一爲之解釋通前爲十二卷陛下或許以投進卽當涓日備錄裝褫送上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陛下展卷時時玩之或謂智本天賜聰本天生一覽無遺成誦在心何假纂集之爲不知此非爲記聞設也惟致於宮中無事閒暇之燕舉目在前而已昔有談修養之術者欲書月令置左右如冬夏至宜謹嗜欲之類庶得自警謂陛下守此則可以裁成天地之道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豈謂修養之術哉臣不勝惓惓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明正德刊本

元臨川吳文正公澄纂言

王守仁刊板序 正德庚辰

自序

魏校後序 正德庚辰

吳尚跋 元統甲戌

續禮記纂言一百卷 抄本

國朝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世駿乾隆間與修三禮凡宋元

說禮之書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悉皆錄出又附益以黃氏日抄吳氏纂言陳氏集說及說禮之附見他書者哀而錄之以續衛氏之書務取其說之別具新義不襲陳言者上溯漢魏下迄

國朝所採凡一百八十餘家合衛氏書讀之亦可云禮經之



淵海矣

自序曰余成童後始從先師沈似裴先生受禮經知有陳澔不知有衛湜也又十年始得交鄭太史筠谷筠谷贈以衛氏集說窮日夜觀之采葺雖廣大約章句訓詁之學爲多卓然敢與古人抗論者惟陸農師一人而已通籍後與修三禮館吏以禮記中學記樂記喪大記玉藻諸篇相屬條例既定所取資者則衛氏之書也京師經學之書絕少從永樂大典中有關於三禮者悉皆錄出二禮吾不得寓目禮記則肄業及之禮記外傳一書唐人成伯璵所撰海宇藏書家未之有也然止於標列名目如郊社封禪之類開葉文康禮經會元之先較量長樂陳氏禮書則長樂心精而辭綺矣他無不經見之書至元人之經疑迂緩庸腐

無一語可以入經解而大典中至有數千篇益信經窟中可以樹一幟者之難也明年奉兩師相命詣文淵閣搜檢遺書惟宋刻陳氏禮書差爲完善餘皆殘闕無可取攜珠林玉府之藏至是亦稍得其崖畧已在衛氏後者宋儒莫如黃東發日抄中諸經皆本先儒東發無特解也元儒莫如吳草廬纂言變亂篇次妄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廣陵宋氏有意駁經京山郝氏居心難鄭姑存其說爲迂儒化拘墟之見而不能除文吏刻深之習宋元以後千喙雷同得一岸然自露頭角者如空谷之足音
登然喜矣

國朝文教覃敷安溪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爲傑出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廬所能頡頏館中同事編纂者丹

陽姜孝廉上均宜興任宗丞啟運仁和吳通守廷華皆有
撰述悉取而備錄之賢於勝國諸儒遠矣書成比於衛氏
減三分之一不施論斷仍衛例也

禮記疑義七十二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 吳廷華存疑 體例與周禮儀禮同杭大宗榕城詩話

曰廷華去職僑居蕭寺穿穴賈孔著三禮疑義數十卷伏

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三禮疑義今未之見則傳本之稀可知
此本從錢塘何氏藏本傳錄與續禮記集說俱屬僅見之
書故並著於錄云

右禮記

大戴禮記十三卷 舊抄本

漢九江太守戴德撰

鄭元祐序 至正甲午

韓元吉序 淳熙乙未

右禮記附錄

禮書一百五十卷 元刊本

宋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進

進禮書表

自序

右通禮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終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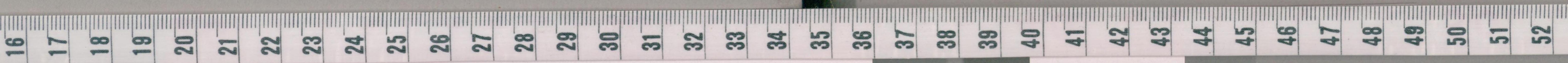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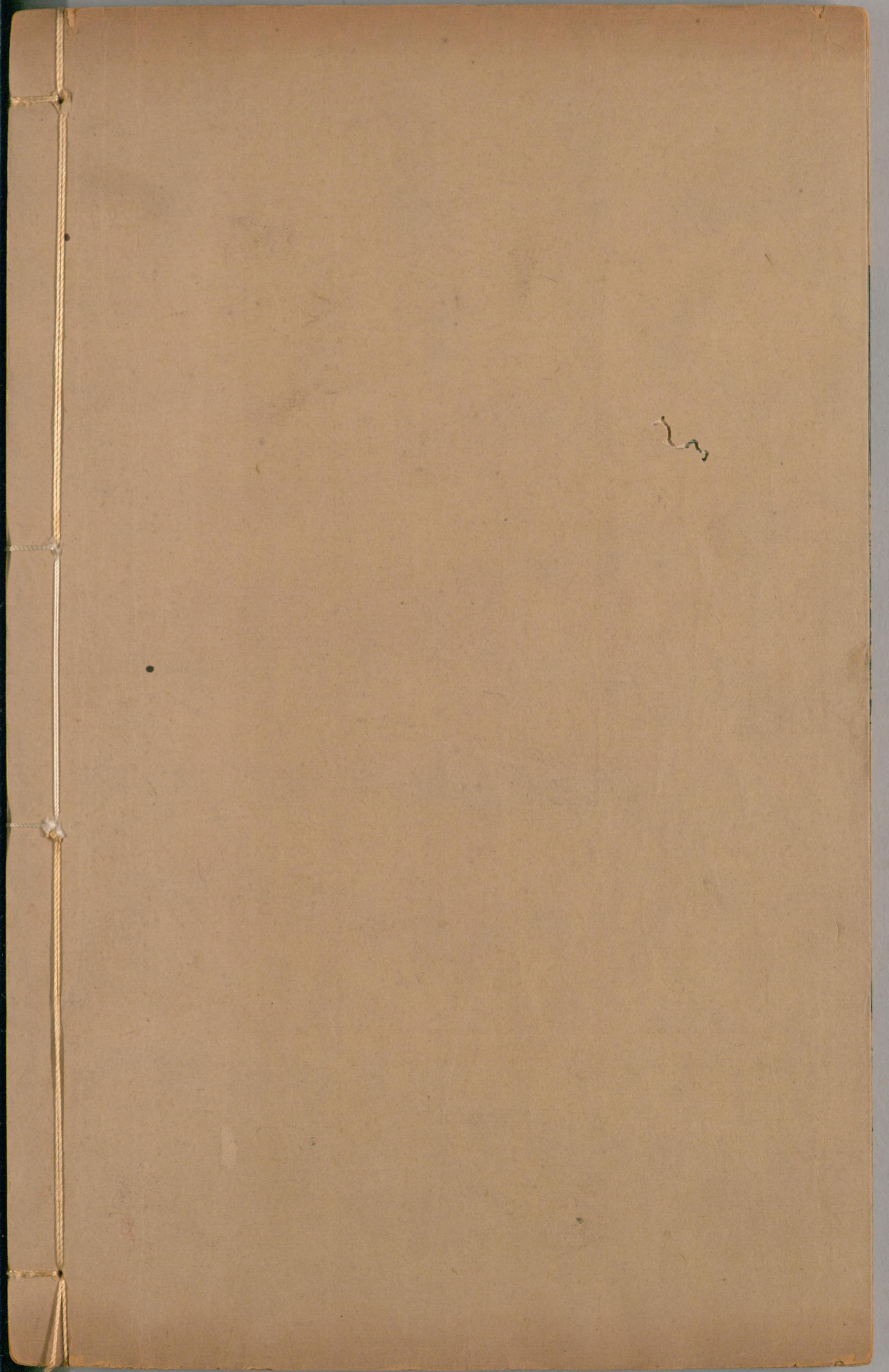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東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愛日精廬藏書誌36巻續志4巻』 請求記号 029-Ty928a

ガラス使用